

警匪激戰

警洋客



二月四日 西營盤餘 榮早發生警 匪激戰，結 果，警方傷 二人，匪方 傷二人，路人傷 一人，是香港光復以來 最大一次警匪激戰，社 會極爲震動。但遺憾香 港百年以來，發生警匪 激戰最大一次是在正當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那 一年——一九一八年。

最先，有一個叫做 梁耀的坤洲灰窖老板， 賺了幾個錢，住下海旁 東二十八號樓下，不料 這個情形給賊黨探聽明 白，特地布下一暗大明 出的計策，在當年一 月廿二日上午四點鐘光 景，就設法闖進梁耀的 住宅，把梁耀及其家人 捆綁起來，然後傾箱倒 篋的搜掠一番，可是， 梁耀這個人平常是很當 心的，賊黨這番搜劫， 只拿到他現銀五塊錢， 金手鐲一隻，和一盤衣 服，一共不過值銀三十 多兩，損失並不算大。

警洋方面接到梁耀

週賊行劫這個報告之 後，馬上派出警探到各 方面去偵察賊蹤跡。 但是，在這一件劫案發 生之前幾天，華探長孫 泰，已經獲得一個情報 報，說灣仔基利臣街六號 二樓是一個賊巢，裏面 藏有大幫軍火；同時另 外一個情報，說基利臣 街六號是一個私寨。孫 泰對於這兩個情形，曾 經下一番研究工夫，首 先，他調查到六號房屋 是生利公司的物業，找 到了收租人陳貴生，因 爲他經常到六號收租， 一定懂得多少屋裏情形。 據陳貴生說：六號前 座是住家，後座是一個 年輕婦人詹文秋做二房 東的，住下已經六七年 有多，初時自己住在尾 房，頭房租與別人居住， 最近八九天前往收租， 看見那個女人已經移 到冷巷的床位，兩個房 子都是男人居住，人數 多少不知道，但相信形 有私娼在內。



陳貴生又說： 男子們所佔兩個房 子，家具不多，祇 有一張洋式彈簧床， 三張板床，一個 皮箱；但，男子們 的衣服，非常華麗，不是洋服 就是綢緞長衫，不是洋靴就是 雙綢緞天官鞋。

他們買了租那兩 個房子，不過十天 而已。

最大一次

警匪激戰

孫泰對於陳貴生這個報告， 認爲最有價值，也最可靠， 立即派偵探形來判斷，六號後 座果然是一個賊巢，因爲梁耀 遇劫一案發生，警方要追捕賊 黨，孫泰便把他發現賊巢的經 過，報告給六十四號偵探辦 事處，於是決定帶領大隊

大馬，秘密出發圍剿，其陣容 是這樣：(一)六十四號偵探 幫辦奧沙利雲，(二)八十七 號專查私案英探奇勒，(三) 華探長孫泰，(四)專查私案 華探鄺巨，(五)華探羅開， (六)鄺燦，(七)鄧會，(八) 鄺生，(九)鄺錦，(十) 鄺和，(十一)陳添，(十二) 吳富，(十三)李庚有。 這隊人馬，浩浩蕩蕩殺奔利 臣街六號而去，那是一九一八 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九點鐘。 因爲時間尚早，賊黨裏的 七條大漢，還在被窩裏做他們 發財的好夢，不料那匪勇敢的

警探突然進入他們的機關，來 到他們的面前，不覺暗暗吃了一 驚。 當時的警探分布是這樣： 鄺和陳添吳富登六號三樓，鄺 錦把守二樓後座門口，李庚有 在利臣街六號後門把守。奧沙 利雲奇勒孫泰鄺生鄺巨羅開等 進入六號後座，先 進入後座尾房，奧 氏和孫泰大叫「起 身起身」！跟着孫 泰又踢開房，奧氏也叫他們「 起身起身」！這時尾房有大漢 三人，經過一搜身之後， 請索索回衣裳，孫泰便了他 們，先在衫子上面搜查一番然 後給他們穿，孫泰一回叫夥計 拿手鐲來，不料三大漢馬上起 而反抗。



爲首一個洋服大漢，先向郭辦政緊，另一大漢又緊抱奇勒，洋服太漢和奧氏纏倒地上，滾到床邊，洋服大

漢伸手從床下拉出皮箱，探手進去，取出短槍，向奧氏轟擊，緊拘奇勒那個大

漢，和站在孫泰身

邊那個大漢，也迅

速奪得手槍，孫泰

正要制止，已經給賊一槍打中

了手，但孫泰仍然奮力把那大

漢打倒在地上。這時候奧氏和

奇勒先後倒在地上。看樣子，

好像已經中彈重傷死去。孫泰

也再給賊黨打中一彈，只得負

傷下樓走避，守在後座門口的

鄭錦，也跟着一齊走下，賊黨

最大警匪激戰

(三)

警署

也跟向孫鄭兩人追擊，子彈向他們兩人背後打來，兩人於是躲在拾號門前，等候賊黨衝下來接戰。不久，一大漢果然衝叫，孫泰開槍射擊，但不響，下鄭錦開槍，一槍打中那大漢的咀巴，大漢倒在地上，於是給警探捉獲，名伍寧。

至於鄭巨和鄭生羅開三華孫，也是跟奧氏一齊進入後座的人，當時見賊黨起而反抗，來勢甚兇，鄭生上前幫助奇勒，又給賊打至重傷，只得滾進床下詐作死去的樣子。鄭巨以賊黨先發制人，抵抗不及，馬上想從窗口跳下逃避，

不料他正在開始跳下去的時候，砰然一聲，子彈已經從他的背後飛入，當堂倒在天階殞命，羅開也給打傷左脅。因爲出事地點跟灣仔警署距離並不很遠，幫辦譚巨坐電車經過基利臣街口，發覺警匪激戰，馬上和中央警署馬沙警

司連絡各自召集快速部隊，趕到出事地點救援，一部派到基利臣街四號二樓和八號二樓，一部派到基利臣街六號後門的聯發街，譚臣也和英弁麥和路打，八十五號更練走上聯發街十號屋頂，看見有三個大漢，從基利臣街六號二樓，廚房窗口緣水溝走下，跳過六號和四號相隔的圍牆，一賊想走下，忽又退回，麥和路打馬上開槍向兩賊射擊。(未完)



三賊見有敵人

也毫不懼怕的開

槍抗拒。這時在

發街四號和五號屋

的四十二號華探李

均，四十五號華探

鄧會，見賊抗拒，也一齊開槍

攻擊，鄧會就在這時給賊擊傷

。譚臣見兩賊走下

小巷逃遁，也走下

街上追捕，兩賊兩

手各拿一槍，咀巴

也緊咬一槍，返身和譚臣對戰

，兩賊且戰且走，跑過大道東

，向堅尼地道上方逃走。當時

有二二三號印警，和四〇一號

印警聞聲追賊，四一〇號印警

被賊一鎗打死，倒在洋船街頂

路上，二二三號印警也給打傷

最大警匪激戰

(四)

忍洋客

，一賊走上堅尼地道，一賊想

由洋船街跳入意大利聖堂。正

在此時，有住在聖法蘭士街的

海軍船塢英警員馬利奧，正在

睡覺，忽然給鎗聲驚醒，問他

的太太什麼事情，太太向窗口

下望，見一人拿槍逃走，太太

高聲叫賊，賊回頭開槍打她，

不中，馬氏馬上拔槍奔出，喝

令停步，賊又開槍向他打來，

馬氏蹲伏避過，向賊瞄準，碎

然一聲，打中賊背，那時賊正

想跳進意大利聖堂呢。搜賊身

上，發覺還有短槍兩枝縛在腰

間。六十三號英警威路士，因

在發街窺探賊的動態，也給

擊傷足部。話分兩頭，此時基

利臣街六號二樓賊巢仍然不曾

給警隊攻陷，槍聲卜卜，警隊

從街上開槍向屋裏打，屋裏槍

彈向街上飛，警隊不開槍，賊

黨也不開槍，三五分鐘攻擊一

回，相持不下，激鬥至十二點

，還沒有辦法，雖然

正副警司親自督隊進

攻，可是一走到梯口

便給密集射擊擋駕，

無人能夠前進。到十二點半，

驚動香港總督梅氏親到場視察，

對警察司有所指示。到兩點

鐘，有英軍一小隊，携來機關

槍四五架，在街口準備但不曾

使用，警方又想使用水喉將

屋射倒，但覺得不妥當，也沒

廿七、二、一七



因為奧沙利雲

，奇勳，鄺生，鄺

巨，都在賊巢裏，

生死未卜，故而警

方不敢施用過於猛

烈的手段，因而由

警員在屋後向賊說話，叫他們在五分鐘內投降，否則施放炸彈，把他們炸死，但賊人強頑如故，五分鐘已過，警察立即施放炸彈，投向賊巢，可是屋裏再沒有什麼反應，警方決定賊人再沒有抵抗能力，於是一擁而入，佔領全屋。

警探進入賊巢之後，才知到奧沙利雲身中五鎗，奇勳身中四鎗，奇勳壓在奧氏身上，

死在後座尾房。鄺生重傷腹部，

緊在床下，警探疑是賊黨，

正要開槍結果他，鄺生忙大叫

我是一差人，警探拖出他來

一看，方知他是鄺生。鄺巨死

在樓下天階，身中四鎗，是因

為他從窗口跳下時給賊打死的

最大警匪激戰

(五)

警探長孫

戰，由於賊黨兇悍，警探勇敢，警方殉職的較多，可以數出來的，有下面這些：(一)奧沙利雲，(二)奇勳，(三)鄺巨，(四)鄺生，(五)事後重傷殞命，(六)四一零號印警，傷的是：(一)華探長孫

鄺會，(四)英探威路士，(五)

英探谷高道，(六)印警二

二三號。至於賊方面，一人被

馬利奧擊斃三人(一人為伍寧

被擊傷捕獲，其後這三人有兩

人殞命，其餘都逃之夭夭。第

三方面的旁人，有一個木工傷

腿，一個十一歲的男

販兒子傷太陽穴。總

共是八死九傷。一

據當天的報紙記載，

雖說是連篇累牘，但仍是東扯

西拉，雜亂無章，加以傳說紛

紜，又沒有官方報告，想加以

整理，是十分困難的，因之，

報上記載說是一六命八傷，

而核算起來却是八命九傷。

廿七、二十八、(未完)



這一次警匪激戰，其時間之長，範圍之廣，牽連之夥，武器之多，死傷之衆，真的是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次。計算本案發生的時間，雖然在當天上午

九點鐘，一直到下午三點半鐘才結束，然而，在上午四點鐘已經

最大一次警匪激戰

(一〇五)

登洋客

法庭審訊，到廿一日由高等法院審訊完結時爲止，共前後佔兩個多月。

至於範圍，除了主要戰場在機利臣街之外，第二戰場在聯發街，第三戰場在洋船街，可見激戰地面不止機利臣街一隅之地了。至於使用武器，當然以手

發生梁權住宅劫案，不獨如此，在梁權住宅劫案發生之前，華探長孫案已經接到發現賊案的情報而進行查究。又不獨如此，這一案發生以後，從傷匪伍寧在二月一日痊癒出院，三月初次在初級

槍爲主，而手槍之多，亦屬罕見，只以洋船街轟斃的一賊來說，其身上已經有四枝之多。此外使用的，還有黑烟炸彈，還有機關槍。而戰鬥員除了警察還有軍隊。

因爲在洋船街打死的賊人身上搜出一信，寫着交給「加威街十八號二樓」字樣，警察時往該處去林某一人查究，妙高台也拿去姓何的四個人，威靈頓街十六號三樓名記者陸伯周的住宅，也給搜查，因爲陸氏家裏有伍綿的妻寄給丈夫

的信，而據說伍綿是本案給打死的大賊，所以陸氏到房認屍，據說

像，佐治里三號二樓也搜出有伍綿的東西，據樓中人說，死者實是伍綿。此外結志街惠然俱樂部和大道中蕭源記及其他地方，都有搜查。但，高院審訊伍寧的結果，陪審員斷定無罪，伍寧獲釋。(完) 一九二九年